

人口老龄化

社会转型期农村养老困境的破解

——老年公寓和新农保对农村老人心理福利的影响

刘慧君 唐荷娟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养老问题陷入极大困境,农村老人心理压力较大。通过中国东部S省L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村建老年公寓、新农保制度这些新的养老措施在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改善农村老人心理福利方面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在有老年公寓的社区中,老年人心理福利普遍偏低,但住进老年公寓的农村老人心理福利显著提高;(2)参加新农保在整体上显著改善了农村老人的心理福利,但在建有老年公寓的社区,其影响效应却不再显著。所以地区应积极建设村老年公寓,在扩大新农保覆盖面的同时实施灵活的养老账户配置策略并提升社区养老保障水平,进一步有效提高老人的心理福利。

[关键词]老年公寓;新农保;居住安排;心理福利;农村养老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963(2016)01-0038-13

DOI: 10.14132/j.2095-7963.2016.01.005

Abstract: Chinese rural elderly support is in great difficulty during social transition, which puts great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n the rural elderly. Using the survey data conducted in L City, S Province in eastern China, this article build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NRSP,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rural elderly.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living inside community senior center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living outside senior centers; however, for rural elderly, living in senior center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2) Participating in the NRSP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but the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villages with senior center. Therefore, village apartments for the elderly should be built actively. In the meantime of widening the coverage of

[收稿日期]2015-05-16 [修订日期]2015-12-04

[基金项目]斯坦福大学种子基金资助项目(S2012WH085);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G005)

[作者简介]刘慧君(1975-),女,山东莱芜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人口转型下的健康风险与公共治理。唐荷娟(1989-),女,湖南怀化人,西安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老龄与健康。

NRSP, flexible strategy for pension account alloca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raise the level of community old - age security and increase the mental well - being of the elderly.

Key words: apartment for the aged; NRSP; living arrangements; psychological well - being; rural elderly care

一、研究背景

21 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1],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来的是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口多,老龄化程度和老年人口抚养比例更高,所以养老问题更为严峻。长期以来,中国农村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方式为家庭养老,晚年主要靠子女在生活上予以照料,经济上予以帮助^[2]。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家庭承包责任制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使得农村家庭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3],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家庭结构的核心化,成年子女的大量外流,传统孝道观念的淡化,老年人权威的丧失等严重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使老年人从子女处获得的养老支持大大减少。此外,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土地被征用,土地收益下降甚至消失,具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也因此失去了依靠土地养老的可能性。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社会养老体制和服务相对欠缺。这使得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陷入极大困境,从而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如何破解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困境,缓解农村老人的心理压力,提高他们的心理福利,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面对转型期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中国政府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对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进行了积极探索。从2006年起,中国就开始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进行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俗称“新农保”)的试点。自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后,新农保制度的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随着新农保制度的逐步推广,越来越多的农民被纳入到这个政策体系中来。新农保政策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以保障农村老年人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同时,在统筹城乡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许多经济发达地区也利用城镇化带来空间变化的契机,在农村基层探索集中居家养老——通过兴建村老年公寓,整合家庭和社区养老资源,以解决农村老人的生活照料问题。不同于机构养老和传统的家庭养老,集中居家养老可以“通过变通的方式,既保持了乡村养老传统,又满足了老人离家不离村、继续感受家庭亲情、乡情和子女照顾的需要”^{[4]75}。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还可以通过提供更多养老选择,降低代际冲突,改善老人的心理福利。

目前有大量的研究在关注中国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及其对中国传统养老模式的挑战^[4-6],也有研究在集中探讨新农保政策推行中存在的问题^[7-9],个别研究也关注到了新农保政策对保障农村老人生活质量、改善其生活状况的促进作用^[10],但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然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可能会导致政策效应的差异,目前还没有研究对新农保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另外,随着老年人身体功能的衰退,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是保障老年人生活的两个必要条件,目前却鲜有研究同时关注“新农保”“老年公寓”这些

新兴的社会养老支持措施是否可以弥补子女在经济和生活照料方面的不足,是否可以有效缓解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压力、保障他们的心理福利。

二、理论基础

1. 居住安排、代际支持与老人心理福利

居住安排作为养老方式的体现,决定了获取养老资源的途径。在西方发达国家,养老资源的获取可以来自三个方面:个人储蓄、社会网络和政府。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个人储蓄资本和社会养老支持资源的欠缺,导致家庭成为老人获取养老支持的主要来源^[11]。身体功能日渐衰退,老人对养老资源愈发依赖,这也严重影响了老人居住安排的选择及老人的心理福利。

包括公平理论、代际交换理论和需求理论等在内的各种理论已对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关系做出了解释。在中国农村,成年子女可能是年迈父母获取经济支持和社会支持的唯一来源^{[12]255}。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与子女同居是为老一代提供支持的基本方式^[13-15],可以使得老年父母和成年孩子之间进行更多的支持的交换^[16],从而提高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因此,相对于其他居住安排,与子女同居应该能更好地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保护老人的心理健康。已有研究表明,相较社会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更好^[17],与亲属同居的老人比独居的老人拥有更好的心理健康状态^[18]。一项关于安徽老人的调查显示,从子女处获得更多汇款的老人拥有更高水平的心理福利,和孩子之间强烈的情感纽带也可以改善老人的心理福利^{[12]256}。另外,关于居住安排与中老年人抑郁症的研究发现,独居人群抑郁症的发病率更高^[19]。对台湾农村老人的研究也发现,独居的老人心理压力更大^[20]。

也有研究表明,社会养老的老人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居家养老^[21],在条件好、服务功能完善的社会化养老机构中老年人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22]。研究发现的不一致可能是因为养老方式变量操作化的不同和研究对象年龄及地域的差异,这也反映出家庭支持角色既可能提高老人的心理福利,也可能给老人带来心理压力。有研究者探讨了居住安排对赡养老人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后提出,虽然同住可随时体贴照顾老年人及更好地护理病患的老年人,但代际之间接触过多容易发生代际冲突,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2,23]。已有研究表明,若老人对子女经济支持过度依赖,则有可能会给老人的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24-25]。针对北京和上海老人的研究发现,子女的器械支持(健康照料和日常照料)可能会通过降低老人的独立性而损害老人的福利^[26-27]。

可见,居住安排对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并未完全理清,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导致代际关系发生重大变革,居住安排及其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心理福利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确定。特别是集中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新的居住安排,对老人心理福利的影响也缺乏关注。

2. 社会养老保障与心理福利

作为近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社会保障被认为是公民幸福的源泉^[28]。通常,老年人的经济收入直接影响其生活幸福感。独立经济来源和可靠经济保障的缺乏是造成老年人心理困扰的重要因素^[29]。社会养老保障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在改善老年人的经济状况,降低老人对未来养老风险的担忧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有关社会养老保障与老人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医疗保险、计划生育保险、五保户救济等福利性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影响老人的心

理健康^[30-32]。一项关于北京城市和农村老人的调查结果也显示,相较于无社会养老保障的老年人,有社会养老保障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更好^[29]。

不同于以往只针对特定人群和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障,新农保政策旨在涵盖全部的农村居民。国际助老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在2008年共同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作为中国新农保政策的受惠者,农村老人自从获得了养老金后,个人的安全感和自尊心都得到了增强^[33]。养老金的获取改善了农村老人的经济条件,降低了他们在经济上对家人的依赖性^[10]。同时,由于老人也能为家庭的支出贡献力量,这有助于减少家庭冲突,保护老人的尊严^[34]。研究者普遍认为,较高的经济基础能够带来较高的物质需求,从而会产生更高的满意感,心理感知也越积极。但也有研究认为,经济条件的改善只能给处于贫困阶段的人带来快乐,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收入的增多并不能大幅度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35]。因此,新农保的实施可能通过为农村老人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减轻他们面对未来养老问题的心理压力,但对于经济状况不同的老人,新农保对其心理福利的影响效应也许不同。目前对新农保政策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政策内容解析和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等方面^[36],关于新农保政策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更鲜有人专门研究新农保对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政策评估的角度对新农保与老人心理福利的关系进行研究,同时考察新农保政策的效应在不同类型的社区是否存在差异。

三、数据和方法

1. 数据收集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12年7月由西安交通大学在S省L市组织的关于“老年人健康与养老”的调查。L市属于首批进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区域,也是率先推进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地区之一。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在旧村改造、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该市积极探索“家庭养老社区化,社区养老家庭化”的模式,由村集体出资兴建老年公寓,将村里60岁以上老人集中安置到老年公寓。目前该市已累计投资3.26亿元,建设村居老年公寓112处,供2.2万余名老年人免费入住。

本次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由于新农保已经推广到所有乡镇,所以抽样中重点关注村建老年公寓情况。(1)首先,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所有乡镇分为好、中、差三类,在三个类别中分别随机抽取1个乡镇。(2)在各乡镇按照是否建有村老年公寓将下辖行政村分为两类并随机排列,按照随机抽样原则抽取建有村老年公寓的村2个,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在未建有村老年公寓的村中匹配2个。(3)确定被调查乡镇和村后,由村负责人填写户籍信息及老人信息摸底调查表,确定55~79岁老人抽样框,随后在各村随机抽取老人50~60人。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90份,回收有效问卷647份,有效回收率为94%。本研究中剔除住在养老院和没有子女的老人,共有627个样本被用于数据分析。

2.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心理福利

本研究中心理福利的测量主要采用了老年人主观感知和自我评价的方式。心理福利作为一

个宽泛的概念,一般从正向情感、负向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感3个维度来测量^[37]。在本研究中,心理福利主要从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两个方面来测量。对于正向情感,通过询问在过去的一周里,“您觉得自己心情很好吗”“您觉得自己的日子过的很不错的吗”“您觉得生活中有很多乐趣(有意思的事情)吗”3个问题加以测量。对于负向情感,通过询问在过去的一周里,“您觉得寂寞(孤单)吗”“您觉得心里难过吗”“您觉得不想吃东西吗”“您睡不好觉(失眠)吗”“您觉得自己不中用了吗”“您觉得自己没事可做吗”6个问题加以测量。对于每个问题,问卷中提供了“没有、有时、经常”三级选项,其对应的值分别为“1”“2”“3”。在将各个题项的值合并之前,先将有关心理健康负向的提问正向转化。整个得分值为9~27,分值越高,说明老年人心理福利越好。

(2) 自变量:居住安排及是否参保

养老支持包括情感支持、经济支持和器械支持三类,随着社会人口转型,由家庭和子女来提供上述养老支持越来越困难,需要由社会来承担部分功能。居住老年公寓和参加新农保,是我国当前最为基本的两类社会养老支持模式,本研究将集中探讨它们对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因此将居住安排、是否参加新农保作为解释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自变量。具体:(1)居住安排被分为三类:独居(包括单独居住和仅与配偶同居)、与他人(包括子女和其他亲属)同居、住老年公寓,并以独居作为参照。(2)是否参加新农保也采用二分类变量的形式,“是”被赋值为“1”,“否”被赋值为“0”。

(3) 控制变量:人口社会经济特征、身体健康状况和代际支持

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收入和子女状况。其中,性别为二分类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婚姻状况为二分类变量,在婚为“1”,失婚(包括未婚、离婚和丧偶)为“0”;年龄、收入为连续变量,其中收入系个人及配偶包括退休金、养老金等的年收入,分析前转化为自然对数形式;教育程度分成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四类;职业分成农业/养渔业、工人/商业/服务业、技术管理或其他三类,在回归分析中均处理为虚拟变量;子女状况包括存活子女个数和是否为纯女户两个测量指标,其中存活子女个数为连续变量、是否为纯女户为二分类变量,纯女户赋值为“1”,非纯女户赋值为“0”。

是否患有慢性病及生活自理能力如何反映了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本研究中将13种常见慢性病的患病情况编码为二分类变量,“1”为患有慢性病,“0”无慢性病。只要患有某一种慢性病就被界定为患病,而不考虑患病种类的多少。关于生活自理能力,本研究采用最早由美国的Lawton氏和Brody制定的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量表)来测量。在问卷中考察了被调查老人独自完成三类活动的困难程度。一类活动为个人生活,通过自己穿衣服、洗澡、自己吃饭、上下床、上厕所等6个题项来测量;二为需要一定力气、耐力和灵活性的活动,包括通过爬一层楼、提10公斤重的东西、弯腰或蹲坐、步行100米4个题项并进行测量;第三类日常生活则通过做家务、做饭、去商店买东西、管理财务等5个题项来测量;对于每个题项问卷提供了“没有困难、有困难、无法完成”三级选项,其所对应的值分别为“1”“2”“3”。先将正负项转化后分别加总,数值越高表示自理能力越好。

本研究中代际支持包括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和器械支持。经济支持通过个人及配偶在过去

12个月中接受子女赠与金额来测量,分析前通过 $\ln + 1$ 进行转化。情感支持指所有存活子女与老年父母间的感情亲密程度。问卷中通过询问“您觉得和这个孩子感情亲近吗”“您觉得自己和这个孩子相处的好吗”“这个孩子愿意听您说心事吗”测量老人与子女的感情亲近程度。选项采用三级测量标准,累加得分为与该子女亲近程度的总得分,取值范围为3~9分。分数越高,代表与子女关系越亲密。健康照料和日常照料通过分别询问在老人患病和日常生活需要照料时,子女是否提供帮助。均采用二分类变量形式,提供过赋值为“1”,否则为“0”。

3. 分析策略

首先,在描述样本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不同居住安排下是否参加新农保的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接着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检验居住安排、新农保对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模型1考察了居住安排对全体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模型2考察了新农保对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模型3纳入居住安排和参保情况,检验了他们对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另外,为了考察社区差异,在上述分析过程中,先对所有被调查者进行分析(全样本分析),再专门就建有老年公寓的村进行分析(分样本分析)。

四、分析结果

1. 样本特征及差异性

如表1所示。在被调查的老年群体中,男性占47.21%,平均年龄将近63岁,婚姻状态为在婚的占绝大部分(81.02%),一半以上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81.98%的老人从事农业/渔业,平均存活孩子数为2.29个,有约15%的家庭为纯女户。大部分老人(60.29%)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但被调查老人整体行动能力较高。大部分老人获得过子女的健康照料,占75.44%,但只有31.26%的获得过子女的日常照料。整体参保比例较高,占92.50%。

在被调查样本中,有62.04%的老人来自有老年公寓的村,且住老年公寓的老人占到23.13%。对不同居住安排下被调查老人的特征进行比较发现:住老年公寓老人的年龄、平均存活孩子数、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的比例都显著高于其他老人,但家庭收入、生活自理能力显著低于其他居住安排的老人;独居老人在婚比例和家庭收入明显高于另外两种居住安排的老人;与他人同居的老人受教育水平最高(初中以上文化所占比例为44.66%)。代际支持方面,独居的老人获得情感支持最高,住老年公寓的老人获得更多来自子女的健康照料。不同居住安排的老人在性别、职业、家庭类型、子女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料、是否参保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

表1 样本信息及不同居住安排下的样本特征差异

变量	全体老人(N=627)	与他人同居 (N=103/16.43%)	独居 (N=379/60.45%)	住老年公寓 (N=145/23.13%)	差异性 检验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性别(男)	47.21%	46.60%	48.81%	43.45%	ns
年龄	62.88(0.23)	60.35(0.55)	62.37(0.28)	66.03(0.47)	***
婚姻状况(在婚)	81.02%	75.73%	84.17%	76.55%	*
教育程度					**
文盲	20.41%	25.24%	19.00%	20.69%	
小学	45.93%	30.10%	46.97%	54.48%	
初中	26.95%	36.89%	26.12%	22.07%	

续表1 样本信息及不同居住安排下的样本特征差异

变量	全体老人(N=627)	与他人同居 (N=103/16.43%)	独居 (N=379/60.45%)	住老年公寓 (N=145/23.13%)	差异性 检验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高中及以上	6.70%	7.77%	7.92%	2.76%	
职业					ns
农业/渔业	81.98%	79.61%	80.47%	87.58%	
工人/商业/服务业	11.16%	12.62%	12.14%	7.59%	
技术/管理/其他	6.86%	7.77%	7.39%	4.83%	
家庭收入(Ln+1)	9.23(0.04)	9.25(0.12)	9.38(0.05)	8.84(0.10)	***
存活孩子数	2.29(0.04)	2.07(0.09)	2.15(0.55)	2.81(0.10)	***
纯女户	14.99%	18.45%	16.36%	8.97%	ns
健康状况					
ADL	44.05(0.14)	44.06(0.40)	44.47(0.13)	42.96(0.41)	***
患慢性病	60.29%	55.34%	56.20%	74.48%	***
代际支持					
经济支持	6.52(0.11)	6.28(0.27)	6.55(0.15)	6.60(0.22)	ns
情感支持	8.65(0.03)	8.45(0.13)	8.76(0.03)	8.51(0.07)	***
健康照料	75.44%	76.70%	69.66%	89.66%	***
日常照料	31.26%	34.95%	27.97%	37.24%	ns
参加新农保	92.50%	88.35%	93.67%	92.41%	ns

说明: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2. 心理福利的差异

本研究利用直观图对不同居住安排、不同参保情况下老人心理福利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考虑到两种类型社区的差异,除了对全样本进行分析外,还单独对建有老年公寓村的样本进行分析。下文中的分样本即来自有老年公寓村的样本。

(1) 社区类型与心理福利

通过比较不同社区老人的心理福利水平发现,来自老年公寓村的老人,心理福利的平均水平为23.16,比没有老年公寓村的老人心理福利差,其差异性在5%的水平上达到统计显著,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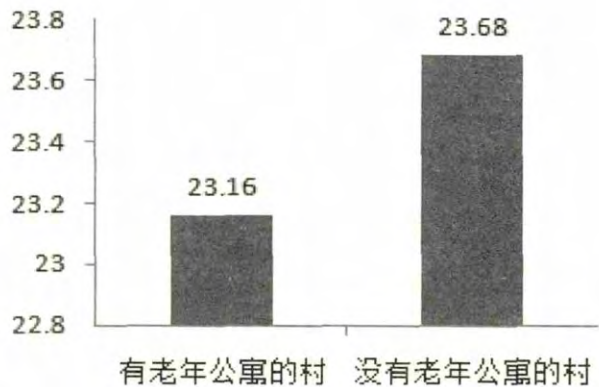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社区类型中老人心理福利的差异

(2) 居住安排与心理福利

在所有老人和来自有老年公寓村的老人中,分别比较不同居住安排下的老年群体心理福利的差异。如图2所示,在全样本中,独居老人心理福利最好,与他人同居的老人心理福利最差,差异性在1%的水平上达到显著。在分样本中,同样也是独居的老人心理福利最好,与他人同居的老人心理福利最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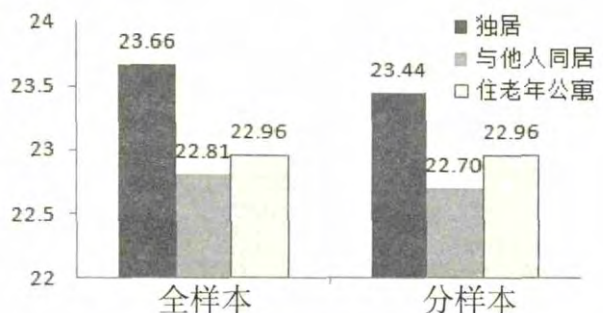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居住安排下老人心理福利的差异

但这种差异并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性。这可能说明, 村老年公寓通过增加老人居住方式的选择, 避免了可能的代际冲突, 缩小了独居老人和与他人同居老人在心理福利方面的差距。

(3) 参保情况与心理福利

在所有老人和来自有老年公寓村的老人中, 分别比较不同参保情况下老人的心理福利。结果如图3所示, 在全样本中, 参保老人的心理福利显著好于未参保的老人。在分样本中, 参保老人心理福利稍高于未参保老人, 但这种差异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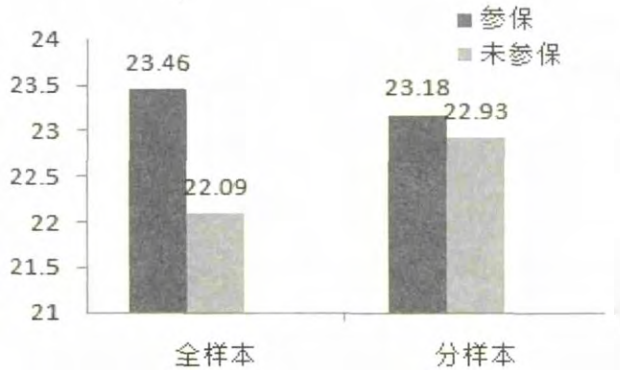


图3 参保与未参保老人心理福利的差异

(4) 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参保情况与心理福利

进一步区分不同的居住安排, 比较参保与未参保老人心理福利的差异。对全样本的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 在独居和住老年公寓的老人群体中, 参保老人和未参保老人的心理福利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与他人同居的老人群体中, 参保老人的心理福利要显著高于未参保老人。说明新农保可能对与他人同居老人的心理福利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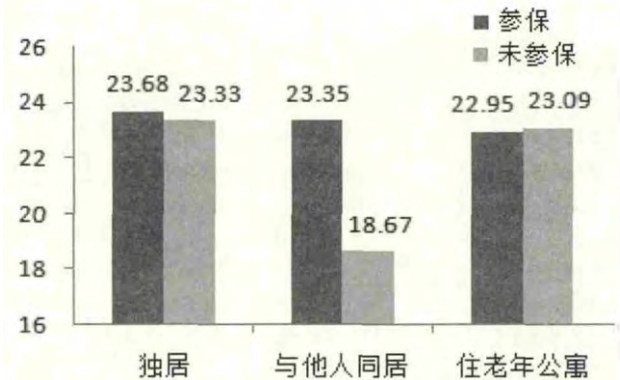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居住安排下的不同参保情况与老人心理福利差异(全样本)

对有老年公寓村的分样本进行差异分析(如图5所示), 结果与全样本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 在与其他人同居的老人群体中, 参保老人与未参保老人心理福利的差异不再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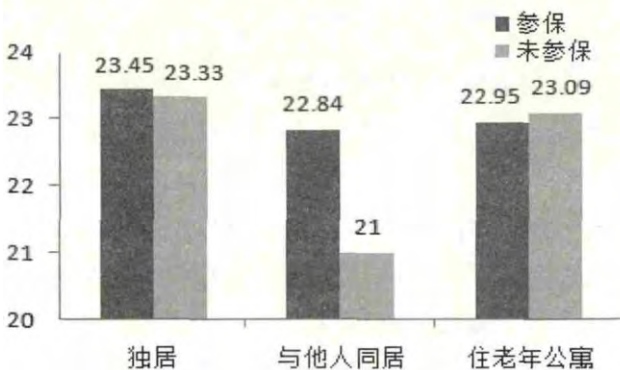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居住安排下的不同参保情况与老人心理福利差异(分样本)

3. 居住安排、新农保对心理福利的影响效应

(1) 老年公寓和新农保的整体影响效应

为了考察老年公寓和新农保对老人心理福利的整体影响, 首先就全样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住老年公寓和参加新农保都显著改善了农村老人的心理福利(见表2)。

表2 居住安排和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模型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全样本	分样本	全样本	分样本	全样本	分样本
自变量						
居住安排(与他人同居)						
独居	0.48 ⁺	0.71 ⁺			0.46	0.72 ⁺
住老年公寓	0.72 [*]	0.85 [*]			0.70 ⁺	0.85 [*]
是否参保(否)			1.07 ^{**}	0.38	1.03 ^{**}	0.41
控制变量						
性别(女)	0.33	0.52 ⁺	0.37	0.53 ⁺	0.35	0.52 ⁺
年龄	0.02	0.00	0.02	0.02	0.01	0.00
婚姻状况(失婚)	0.17	0.56	-0.00	0.54	0.11	0.54
教育(文盲)						
小学	0.48 ⁺	0.46	0.56 [*]	0.53	0.49 ⁺	0.48
初中	0.60 ⁺	0.62	0.52	0.60	0.57	0.62
高中及以上	0.83 ⁺	0.62	0.72	0.55	0.78	0.62
职业(农业/渔业)						
工人/商业/服务业	-0.60 ⁺	0.03	-0.62 ⁺	0.02	-0.60 ⁺	0.03
技术/管理/其他	-0.80 ⁺	-0.87	-0.66	-0.78	-0.72 ⁺	-0.83
家庭收入(Ln+1)	0.00	-0.09	0.07	-0.06	0.03	-0.08
ADL	0.32 ^{***}	0.32 ^{***}	0.32 ^{***}	0.32 ^{***}	0.32 ^{***}	0.33 ^{***}
患慢性病(否)	-0.76 ^{***}	-0.59 [*]	-0.72 ^{**}	-0.57 [*]	-0.74 ^{***}	-0.58 [*]
存活孩子数	0.05	0.22	0.02	0.19	0.04	0.21
纯女户(否)	0.17	0.03	0.15	0.02	0.15	0.02
代际支持						
经济支持(Ln+1)	-0.09 [*]	-0.07	-0.09 [*]	-0.07	-0.10 [*]	-0.07
情感支持	0.39 ^{**}	0.45 [*]	0.34 ^{**}	0.41 [*]	0.32 [*]	0.43 [*]
健康照料(无)	0.05	0.39	-0.04	0.40	0.07	0.38
生活照料(无)	-0.98 ^{**}	-1.08 ^{**}	-1.06 ^{**}	-1.11 ^{**}	-0.98 ^{**}	-1.07 ^{**}
社区类型(无老年公寓)	-0.45 ⁺				-0.42 ⁺	
常数项	5.00 ⁺	4.16	4.07	3.94	4.86 ⁺	4.00
R ²	0.2930	0.3175	0.2944	0.3110	0.3010	0.3187
F	12.56	9.03	14.09	9.28	12.41	8.61
N	627	389	627	389	627	389

说明: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模型1和模型2在控制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和身体健康状况、代际支持及社区类型的前提下,分别考察了居住安排和参加新农保对所有老年群体心理福利的影响。分析发现,相较于与他人同居的老人,住老年公寓老人的心理福利得到显著改善;独居与心理福利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影响效应在10%的水平上达到显著;相对于没有参加新农保的老人,参加新农保显著提高了老人的心理福利水平,其影响效应在1%的水平上达到显著。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同时纳入参保情况和居住安排,发现新农保对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仍然保持统计显著,住老年公寓对老人心理福利的影响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显著性,独居对老人心理福利的影响不再显著。这说明,新农保能在一般意义上直接改善农村老人的心理福利,即使在控制新农保对心理福利的影响效应后,老年公寓作为一种新的居住选择的出现,仍然显著改善了农村老人的心理福利。另外,在模型1和模型3中,建有老年公寓的社区与老人心理福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在

这些建有老年公寓的社区,旧村改造可能在整体上损害了老人的心理福利,但村老年公寓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损害,并通过缓解代际冲突,改善了住老年公寓老人的心理福利。在控制变量中,生活自理能力和情感支持与老人的心理福利显著正相关,而患有慢性病、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与老人的心理福利显著负相关。

(2) 老年公寓和新农保在特定社区条件下的影响效应

相比较之下,在有老年公寓的村,由于旧村改造中土地的集约利用,一般村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由村集体提供的福利水平也较高。为了考察新农保政策的影响是否存在社区差异及村老年公寓的影响效应是否受到样本的影响,仅抽取了建有老年公寓村的老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1和模型2在控制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和身体健康状况、代际支持的前提下,分别考察了居住安排和新农保对来自有老年公寓村的老人心理福利的影响。分析发现,独居和住老年公寓对老人心理福利的影响基本达到了统计显著水平,但新农保在建有老年公寓村对老人心理福利的影响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3在模型2基础上,同时纳入居住安排和新农保后发现,新农保对这部分老人心理福利的影响系数仍然不显著,住老年公寓对老人心理福利影响在5%的水平上达到统计显著性,独居对老人心理福利的影响也在10%的水平上保持显著。这说明,在建有村老年公寓的社区里,可能受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对于已经享受到一定村集体经济福利的老人来讲,较低经济保障水平的新农保对提高老人经济独立性进而改善其心理福利的作用比较有限,该社区的老人可能更关心晚年生活照料问题是否能得到妥善解决。因此,对于来自有老年公寓村的老人而言,村老年公寓给那些身体状况恶化、患有慢性病的老人提供了除与子女同居之外的其他居住选择,对保障老人的心理福利起到直接的促进效应。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利用S省L县的关于老年人健康与养老方面的调查数据,系统地分析了在中国老龄化和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老年公寓和新农保对破解农村老人养老困境的综合作用。研究发现老年公寓和新农保均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老人的心理压力,改善了他们的心理福利。

在描述性样本分析中,独居老人的心理福利最高,入住村老年公寓老人的心理福利仅略高于与他人同居的老人,但在控制老人社会人口特征、健康状况及代际支持因素后,入住村老年公寓老人的心理福利显著高于与他人同居的老人,即使在控制了参保情况后,入住老年公寓对老人心理福利的影响依旧保持了显著性。这说明,入住村老年公寓能直接显著改善老人的心理福利。另外,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与没有老年公寓村的老人相比,有老年公寓村的老人整体心理福利要差,回归模型的结果也证实了有老年公寓的社区类型显著降低了老人的心理福利。但在控制社区的影响后,老年公寓的居住安排仍显著改善了老人的心理福利。说明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旧村改造本身可能存在一些损害包括老人在内的村民的心理福利的问题,但村建老年公寓的举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老人的心理福利。老年公寓作为一种居家养老和社区服务相结合的养老方式,可以有效避免代际冲突和家庭矛盾,改善老人心理福利。因此,老年公寓养老不失为在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备受挑战的当下,缓解农村地区养老困境的有效选择,在统筹城乡发展、推

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有条件的地区应该将老年公寓纳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并抓住城镇化带来空间变化的契机积极建设适合当地老年人的老年公寓。

在整体样本中,参加新农保显著改善了农村老人的心理福利,即使在控制了老人社会人口特征、健康状况及代际支持因素、居住安排和社区类型的条件下,新农保与老人心理福利的正相关关系仍保持了统计显著。描述性分析也表明,在与他人同居的老人群体中,老人心理福利与是否参保显著相关。这说明,对于经济来源普遍比较缺乏的农村老人,新农保作为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尤其减轻了他们对子女的经济依赖以及对未来养老问题的担忧,较好地保护了他们的自尊心,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心理福利。但在村集体经济较发达的社区,参加新农保对老人心理福利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新农保对老人心理福利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由于在中国农村,目前大部分老人参加的是最低档次的基本养老保险。每个月55~100元左右的养老金,勉强能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对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仅依靠子女支持的老人而言,能显著提高其经济独立性,但对于建有村老年公寓的社区而言,较雄厚的村集体经济实力为社区发展奠定了基础,社区提供的各种福利和经济支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老人经济独立的需求,因此新农保对该社区老人发挥的经济保障效应因边际效用递减而趋于弱化。为此,在继续扩大新农保覆盖面并推进养老保障制度一体化的同时,建议实施更加灵活的养老帐户配置策略。可根据不同经济条件老人的需求差异,合理划分个人帐户缴费档次,并给于不同力度的补贴。

另外,无论是在整体样本还是仅在建有老年公寓村的分样本中,子女的情感支持都会显著提高老人的心理福利,子女对老人提供生活照料都显著降低了老人的心理福利。在整体样本中,子女经济支持与老人心理福利显著负相关,但在建有老年公寓的社区分样本中,这一负相关关系不再显著。这说明,随着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孝道文化的变迁,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依赖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作为老人一种无奈的选择,往往会加重老人的心理负担,新农保虽然能在一般意义上改善老人的心理福利,但受制于其较低的经济保障水平,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和社会福利待遇的老人仍将不得不依赖于子女的经济支持,特别是当老人身体健康状况恶化,需要医疗费用或其他开支时。而村老年公寓的建设,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代际矛盾和冲突,改善老人的心理福利,但子女生活照料与老人心理福利的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目前村老年公寓在提供生活和健康照料方面的水平还非常有限,还无法真正替代家庭的支持。因此,在继续提高基本养老保障水平的基础上,应重点扶持社区发展,通过社区资源的整合和有效开发利用,提升社区养老保障和服务供给能力。

[参考文献]

- [1]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J]. 中国妇运, 2007(2): 15-18.
- [2]高蓓.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D]. 西安: 西安科技大学, 2011.
- [3]段新燕.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困境及其应对——以郑州、漯河为例[D]. 郑州: 郑州大学, 2010.
- [4]杜鹃, 杨慧. 中国和亚洲各国人口老龄化比较[J]. 人口与发展, 2009, 15(2): 75-80.

- [5]张民省. 老龄化趋势下中国养老模式的转变与创新[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1(3): 117-122.
- [6]成伟, 张灿贤, 牛喜霞. 中国传统养老模式面临的挑战及多元化养老方式探索[J]. 理论与现代化, 2012(3): 41-46.
- [7]张思锋, 张文学. 我国新农保试点的经验与问题——基于三省六县的调查[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32(2): 33-39.
- [8]苏东海, 周庆. 新农保试点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宁夏新农保试点县的调查分析[J]. 社会科学, 2010(9): 74-80.
- [9]李君阳. 湖南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 [10]田小红, 于艳丽, 王文华, 等. 新农保对农村老人生活状况影响的分析——基于河南罗山县田堂村和安阳县石涧村试点的调查[J].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 24(3): 5-8.
- [11]刘慧君, 蔡艳芝, 李树苗. 农村老人生活质量与死亡风险中的家庭支持机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3): 60-69.
- [12]SILVERSTEIN M, CONG Z, LI 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China: Consequence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61(5): 256-266.
- [13]LOGAN J R, BIAN F. Family Values and Coresidence with Married Children in Urban China[J]. Social Forces, 1999, 77(4): 1253-1282.
- [14]PEI X, PILLAI V K. Old Age Support in China: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1999, 49(3): 197-212.
- [15]YAN S, CHI I.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Adult Children's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the New Urban Areas of Mainland China[J]. Elderly Chinese in Pacific Rim countries: Social Support and Integration, 2001: 201-220.
- [16]AGREE E M, BIDDLECOM A E, CHANG M C, et al. Transfers From Older Parents To Their Adult Children i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2002, 17(4): 269-294.
- [17]吕林, 杨建辉, 吕牧轩. 不同养老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调查分析[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1, 31(17): 3343-3343.
- [18]CHEN F, SHORT S E. Household Contex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the Oldest Old in China[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08, 29(10): 1379-1403.
- [19]WILMOTH J M, CHEN P C. Immigrant Status,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3, 58(5): S305-S313.
- [20]WANG J J, SNYDER M, KAAS M. Stress,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in Taiwanese Rural Community-dwelling Eld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2001, 38(3): 339-347.
- [21]韩露, 王冠军. 不同养老方式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心理需求的比较研究[J]. 精神医学杂志, 2013, 26(1): 52-54.
- [22]宁长富, 吕晓茜, 王成美, 等. 社会化养老机构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和抑郁情绪初步研究[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2, 11(5): 567-569.
- [23]ZHOU M, QIAN Z. Social Support and Self-Reported Quality of Life China's Oldest Old[M]//Healthy longevi-

- ty in China.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8: 357 – 376.
- [24]王萍,左冬梅.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老人居住安排的纵向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6): 28 – 38.
- [25]张文娟,李树茁. 代际支持对高龄老人身心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增刊): 37 – 42.
- [26]CHEN X, SILVERSTEIN M.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 – being of Older Parents in China[J]. Research on Aging, 2000, 22(1): 43 – 65.
- [27]崔丽娟,李虹. 城市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J]. 心理科学, 1997, 20(2): 123 – 126.
- [28]许佳佳,刘鑫桥. 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及问题研究评述[J]. 商业经济, 2012(6): 22 – 23.
- [29]王璇,罗浩. 无社会养老保障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3, 33(1): 149 – 150.
- [30]滕海英,王倩云,熊林平等. 西安市社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2012, 33(10): 1095 – 1098.
- [31]李建民. 中国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问题及其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11(3): 40 – 48.
- [32]许英,康虎,吕世辰.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有效对策——以五保户、低保户为研究视角[J].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2(2): 59 – 60.
- [33]ZHANG W, TANG D.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Programme of Baoji City[J/OL]. HelpAge International – Asia/Pacific, Chiang Mai [2014 – 12 – 26]. <http://www.eldis.org/go/home&id=39002&type=Document>.
- [34]SHEN C, WILLIAMSON J B. China's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Can It Be Improve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2010, 30(5/6): 239 – 250.
- [35]DIENER E, BISWAS – DIENER R. Will Money Increase Subjective Well – being?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2, 57(2): 119 – 169.
- [36]李放,黄阳涛. 农民对新农保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江苏三县为例[J]. 晋阳学刊, 2011(6): 38 – 42.
- [37]HANSSON A, FORSELL Y, HOCHWALDER J, et al. Impact of Changes in Life Circumstances on Subjective well – being in an Adult Population over a 3 – year Period[J]. Public Health, 2008, 122(12): 1392 – 1398.

[责任编辑: 江振振]